

第●輯

那么大的世界

我看山看水看佛塔

脚步未歇

只为在途中相遇

那时岁月无恙

年华正好

在拉萨

2013 年国庆假期我去了趟拉萨，十月三日到，六日离开，现在终于回到家了。2013 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正如作家阎真说的，没有许多人知道，对世界也不重要，只是自己是忘不了的。该写点东西了，借着这点由头，整理下思绪，安慰下内心，重整行装，继续前行吧。

六七月的时候，同学吴迪在电话中提起“十一”去西藏，我说也想去，到时候看时间能允许不。九月份前后，他又提起，我盘算“十一”期间的一些事，估计可以有几天时间，便决定去，之后搜资料、查车次、订票等。他提前两天到了我所在的西宁，是从杭州过来的，因为忙碌，我有时候陪他转转，有时候让他自己转，怕他不适应高原的气候引发不适而影响后续的行程，也没有陪他去青海湖和塔尔寺，只是在市区里转了下。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有点遗憾，应该去的，毕竟杭州不近，他难得来一回。

十月一日下午七点多，我俩坐上西宁到拉萨的火车，正式开始了这次旅程。火车上的乘务员卫生打扫得挺勤，过不了多长时

间就扫一遍、拖一遍，车厢自然很干净。路过青南、藏北、可可西里等地，皆空空旷旷，几乎都是一片荒凉，草已经黄了，若不是时不时有些似野驴或藏羚羊的动物出现，给人的感觉便是全无生机了。辽阔的草原，连绵的山，有雪的和没有雪的，辽远而静谧。火车上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年轻的居多，大多是去旅游的，一起谈天说地，讨论每一个景点的特色，每一处景色的神奇，以及行程设计中的每个细节。大家都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充满好奇和忐忑。

二日傍晚火车终于到达。得知玉树的仁泽早已到拉萨了，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和拉萨的朋友们一起过来，盛情接待了我们。外来者对于一个地方的初步感觉和印象其实就在一念之间，是仁泽他们，让拉萨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热情的印象，而我们也感受到了拉萨的热情与美好。虽然吴迪在第二天感到了些许不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拉萨给我的美好印象，在他似乎也是。

拉萨之旅从三日正式开始，前一晚在太阳岛上的青年旅社里一夜酣睡之后，我先去拿布达拉宫的预约票。早上下过雨，路面上还有积水，空气很清新。我八点四十多排上队，一个小时后就拿到预约票，很是欣喜，因为许多人说五六点去还要排好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能拿上。

回去后，吴迪已打过点滴，状态好多了，我俩便依次去了大昭寺、八角街、药王山、博物馆、罗布林卡、布达拉宫、拉鲁湿地保护区等地方。拉萨有一个好处，就是楼不高，所以在市区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布达拉宫，高大的宫殿，暗红和雪白的颜色，神秘而亲切，似乎能给人以慰藉，让人感受神圣，荡涤内心的尘垢。八角街琳琅满目的东西似乎处处都有禅机，可以让有心的

人顿悟。罗布林卡里多是一丛丛茂密的竹子，让我觉得这就是“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菩提”中“青青翠竹”的具体所在。博物馆则是系统全面地呈现了西藏的发展历史。拉鲁湿地那么大，从城市边缘延伸到山脚下，长长的一片，沿着山的走势延展开去。茂密的芦苇，星星点点的鸟在其中或飞或停。



罗布林卡的青青翠竹

实在地说，拉萨著名景点的建筑物，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宗教建筑物。在不懂藏传佛教或对其知之甚少的人眼中，这些宗教建筑物其实是没有太多分别的，感受到的就是神秘、圣洁和高贵。每一座殿堂、寺庙周围有众多转经和朝拜的藏民，他们眼中坚定执着的目光，让我对他们不得不肃然起敬，而想到他们总是把自己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敬献给寺庙时，又有了一些不安与难过。宗教信仰给人以敬畏之心，让人们有了为人处世的规程和准则，却也使人们死心塌地地去供奉和朝拜，以内心的淳朴感情去贡献自己的所有。对于宗教，我向来认为，层次高些就是哲学，低些便是迷信，但是对于这些如此虔诚的人，我却只能感到震撼和敬重，以及悲悯，因为这些人原可以活得不这么辛苦。但是看到我们周围自以为了解许多知识、了然世界本源和人类进化的人们，在无所顾忌、不知廉耻地做

事，肆意地践踏社会的规范以及道德与尊严时，我不禁想，也许人们的信仰中即便有点迷信也没什么不好。而对于文化与艺术，我总觉着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应该有它们的分野，文化与艺术应该有它们的矜持，如布达拉宫等，原可以不对世人展示这么多，否则就不免会自取其辱。毕竟在大多数人眼中，在布达拉宫看二十座殿堂和看五座殿堂的印象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人可以感受到其间的分别。而且大规模地开放必然会带来快速的损坏，许多的文化古迹都逃不了这个命运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为它们伤心，但是我清楚，这种后果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承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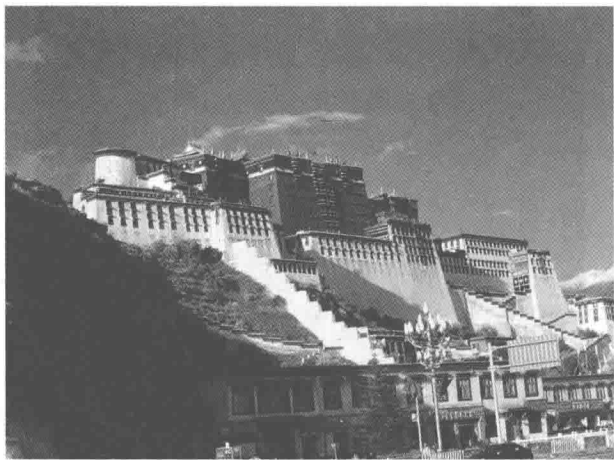


遥远的布达拉宫

在拉萨，我俩在药王山下的茶馆里，喝过最地道的甜茶。不大的店面，竟坐满了人，居然还不喧哗。只是一个个或安静或低声说话的穿着藏袍的人们，平静地喝茶。还吃过藏面和藏式早

餐，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食物叫冒菜，味道居然还很不错，来自四川的老板夫妇热情而厚道，曾诚恳地给我们做推荐。

拉萨之行就这样结束了，魂牵梦绕的林芝还是没能去，尼洋河两岸的原始森林和自然风光终是无福一睹，只好留待下次吧。只是，内心深处也在思忖，还会不会有下次，什么时候才会有下次。风光和景物其实也和人一样，遇上了，便是一生一世，错过了，便是永生永世。物是人非与人是物非的感慨每个人都会经历，即便是下次再去，不知道还有没有合适的心态和情绪。好比一场梦，做的时候可能会很痛苦，醒来了，回忆的时候，也许还会流泪。



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

拉萨之行匆匆结束了，这是一次朝圣之行，算是圆了多年的一个梦。只是除了一些照片和所见所闻外，内心真正受到了多少

触动，怕是一时也说不清楚了。但毕竟内心是平静些了，少了些自以为是，少了些刻意，少了些好胜心，多了些思考，多了些包容与悲悯，即便头破血流仍然九死未悔的坚持还在。明天活成什么样不是我的事，但是明天怎么活，就是我的事。明白了这些，也许就足够了。

带去的钱花完了，预想中的当没有上——因为我原本觉得，旅游不上几个当就不算旅游——还能怎样！火车离开时，发了条微信：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别了拉萨，各自珍重！不知道是说给谁的，那就无论是谁，都珍重吧！

(2013年10月7日)

路过洛阳

因为一些机缘，我六月份去了趟河南，路过洛阳，小住一日，看了些风景和古迹，别有些感慨。

对于洛阳，细翻经历，发现我从未去过，竟觉着非常熟悉和亲切，大约是因为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吧。唐诗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和京剧里花脸名段“曾记得踏坏瓦岗寨，曾记得一家大小洛阳来，我为你造下了三贤府，我为你花费许多财”的唱词，每每萦绕于我心怀。而在此创造历史的武则天和她所在的那个王朝又带给我许多种复杂的情感，让我久久回味，不能停歇。

洛阳的旅程是和初识的来自吉林的崔君一起的，第一站就选在了龙门石窟。“一日龙门游，一部魏唐史”，洛阳宣传片中的台词我早已耳熟能详了。在急迫的心境下来到了目的地，石窟依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而建，大大小小的洞窟一个接着一个。卢舍那大佛是那么高大，用她慈悲的眼神看着世间的芸芸众生。其他的佛像也都有各自的神态气韵，或

慈祥，或威武，或娴静，或肃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石窟里的佛像们，竟然绝大多数面目不全，或者整个被毁，或者头或脸被掘走，就连卢舍那大佛，手和腿脚都已损坏严重。对于此情此景，我是愤怒的，愤怒于当初的盗掘者的贪婪和破坏者的残忍。而突然之间，我想到佛祖有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的往事，此番以自己的身体做布施养活了许多不太善良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度？当初以修建开凿石窟养活了几百年间的许多人，后来又以这种方式救赎世人，这或许就是佛对世间众生无分别的博大关怀与慈悲吧！



俯视人间的卢舍那大佛

白马寺是铭记白马驮经以致佛教在中国开枝散叶、发扬光大的历史之所在。寺内好几幅高僧书法，恬静、秀丽、端

庄，让我流连忘返。寺门口的荷花池里浓绿的荷叶田田而立，池内放生的乌龟悠闲地游动，仿佛又让我感受到了佛祖的慈悲。这么一座不太大的寺院，竟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号称“释源”，不得不令人惊异，但转念一想，似乎也暗合了佛家不慕荣利的思想，算是求仁得仁吧！

洛阳以牡丹闻名，但在我到来的时候，牡丹花已经凋谢了，只能从牡丹广场和其他一些公园广场上成片的牡丹树中想象牡丹在盛开时节的国色天香与雍容华贵。而我更喜欢洛阳的梧桐。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树种，在中国的北方和长江流域大片地区都有种植，再平常不过，但是洛阳的梧桐，高大，数量多，遍布于大街小巷。我总觉得它高大的树冠和宽阔的树叶，在酷暑深沉厚重，给人清凉，在阴雨中又会增添几分凄婉，实在是绝好的诗词意象。而《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更让人们感受到它的高贵，让我怎能不爱它呢？

洛阳之行匆匆结束，邙山陵墓、玄奘故里和许多博物馆等景点都没能去。有好几首诗开了头却结不了尾，也许是思想和心灵上的冲击一时还不能完全消化吧，只好留待合适的时候和机缘。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会多一些从容，多一些恬静，消解内心的浮躁，好认真地读史，认真地看景，认真地思索，然后认真地感动，认真地被温暖。我想，洛阳有足够的积淀，值得我慢慢地、用心地感触和体会，感受来自历史深处的温度，用以指引我走好脚下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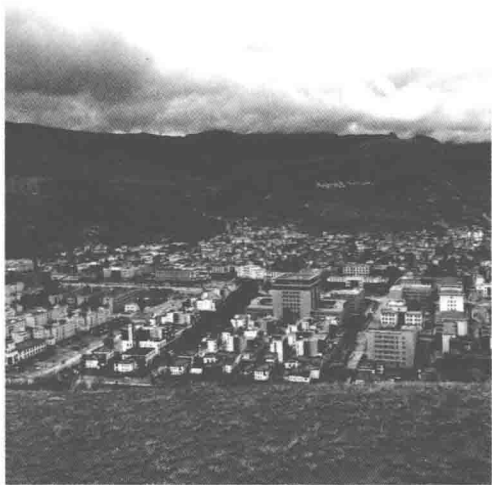
(2014年7月)

那年的玉树

青海人尤其是玉树人大概都不会忘记2010年，因为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洗礼，真正体会到生命是多么美好，活着是多么幸福。也更加深切地发现高原的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草是那么的绿，蓝天白云下河流流淌在高原上，是那么的绚丽灿烂。自从参加那年的地震灾后重建，我对玉树似乎也有了一份莫名的情愫，时时想起，每每牵挂，难以忘记。

清楚地记得，那年的四月份，西宁的天还很冷，海拔比西宁高得多的玉树，自然更冷。地震发生的4月，西宁和玉树的供暖都还没有结束。得到消息，单位开始组织人力赶赴灾区参加抢险救灾，四五个同事作为第一批匆匆出发了。接到通知，作为第二批的成员之一，我也都早早整理好行装，和同事们等着随时出发。心中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尽快去现场，从废墟里救出几名同胞，为那里的人做些事，无论大小，只要能出一份力就好。在举国同悲的时候，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也在这么想。但迟迟得不到出

发的消息，我心中无比焦躁。



玉 树

“6月23日出发去玉树，等待的消息终于收到！”我剃了个光头，戴了顶帽子，穿了一套冲锋衣和一双登山鞋，包里塞了牛仔褲、黑色衬衣、运动鞋以及饼干、巧克力等——所有一切都是以最方便、在缺少基本生存设施和条件下最易于生存和工作为目标。拿起行装坐上了西宁到玉树的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玉树，忐忑而兴奋。

当时，抗震救灾阶段已经结束了，一到玉树，我们便投入了灾后重建的工作中。作为青海水利玉树灾后重建指挥部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组的一名成员，我每天跟着组长跑工地，查看应急工程的建设进度，听取了解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写材料，参

加会议，跑各个相关单位协调，每天忙碌个没完没了，疲累但也充实。扎西科河和巴塘河两岸、新寨玛尼石堆旁、结古镇周边，以及许多处废墟的旁边，草地绿茵茵，夹杂着各种野花，如地毯，如锦缎，一片鲜艳的颜色，散发着清新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不屈的生命力量。

四项应急防洪工程、一项水电站大坝应急除险加固工程、两项示范新村水利配套工程、四项应急水源及过渡性安置点供水工程是每天无数次被提起的内容，进展、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和措施总是念念不忘的话题。赛马场、巴塘河、扎西科河、禅古水电站大坝、禅古新村、甘达新村、德念沟、琼龙沟、沙松沟、热吾沟、折龙沟……许多名字一旦提起，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地方的位置、工程建设的进度、施工人员的形象等一连串的东西，无比亲切而生动。

汛期早已到来，主汛期眼看就要逼近了，沟道防洪工程的排洪渠还不能完成，每一个下雨的晚上心总被提悬，难以熟睡。除了经常专门去看以外，每次因事路过，也都要伸长脖子细盯许久，直到沟道贯通，才感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组长去工地了，我正在板房搭建的办公室里写材料，听见外面一阵嘈杂，出去看，原来是来了好多老乡，说是沟道防洪工程施工要占他们的地，他们不同意，便来指挥部反映情况。院子里还有些人，但都不是技术人员，或者不了解现场的情况，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去，被他们围在中间，听他们说各自的想法，不厌其烦地解释其中的前因后果。后来他们的情绪逐渐缓和，怨气慢慢消散，正好组长也回来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了。



重新站立起来的寺庙

匆匆之间，已经过去 48 天了，好多一起过去的同事都已轮换过一次，也到了我该轮换的时候了。前一天晚上收拾好了行装，第二天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坐车出发，路上竟怅然若失，百感交集，拿出手机，写下了一首诗。匆匆间急就的文字，当然是粗糙而不完整的，回来后我又改了许多次，可是总觉得改不好，没有一个满意的结尾。

参与玉树灾后重建，我居然胖了十多斤，颇令人难堪和惭愧。或许是因为每天活动量比较大，吃得多一些，或许是因为大锅饭，一不小心就多舀半勺，吃不了时也不忍浪费所致吧。当然这些多长的肉在三年后那个初春的忙碌中又如数返还了，来之于公，亦用之于公，也算是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各得其所吧。

那年曾在玉树县挂职副乡长的海忠兄现在已经调去省政府工作了，同事说他命好时，我常会说那时的他是那么可怜。地震当

天被震下床来，然后好几天没吃没喝如同难民，以致省水利灾后重建指挥部的同事们经常喊他来吃顿饭。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在那挂职干了整整两年。而我还知道，原本要去那挂职的是我。后来常常会想，如果真的是我去了，地震的时候我会在哪里、能不能活着回来等。

当年曾和植公聊过、听过京剧，原本只知道他是个脸色黑红的老水利，无意中发现他竟喜欢听京剧，当然，他是独钟程腔，而我是诸家皆听。听过他如数家珍般讲程砚秋及其弟子新艳秋、王吟秋、赵荣琛、迟小秋等的点滴故事，也曾一起嫌弃过被推崇为程派名家的李老太太。当然，对于程砚秋，我最喜欢《锁麟囊》里的“春秋亭外风雨暴”，那幽咽婉转的声音，实在是惊为天人，而他却更钟爱《荒山泪》与《文姬归汉》，或许是因为这两部戏更加深沉而厚重，当然，大概也因为他的生活阅历更多、更丰富。后来，我又翻过许多关于程砚秋先生的资料，知道这是一位甚重气节，还有侠客气的京剧大家。

我还记得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的黄强贵经理，他是禅古水电站大坝应急除险加固工程的施工项目经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脸被晒得黝黑，头发很长，穿着黑色的工装夹克，满身尘垢。我后来知道，他就是水利水电施工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毕业没几年的他竟已是项目经理。我因此也知道了做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是个什么样的工作。记得当时他给我们做过面片，味道极佳。

海南州的王经理有一次酒后因发泄内心积郁而出言轻狂，好像是为了拦住他去找领导告状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竟与他有了争吵，他走后我因气愤难平还连呼放肆。后来知道了他当时所受

的委屈后，我有些后悔，觉得当时不该那样，以后该找个机会为此说些什么，但是终究没有，只当没有发生过这事。他与我年龄相当，那时却已经很是老成干练了，那次失言算是个例外。

.....

那年发生在那里的事，早已过去好几年了，可是那里的每一片风景都还是令我牵挂，发生在那儿的每一个场景都让我难以忘怀，留给我的那份感慨和唏嘘必将长久地存在于我的心中，难以忘记。

附：

写在从玉树回家的路上

两个月前的一声召唤

我来到了玉树

投身于灾后恢复重建中

筚路蓝缕，我从不说辛苦

栉风沐雨，我们共同承受

可是，今天

在这来到玉树的第四十八天，这个该回家的日子

离我鬓发苍苍的母亲和孤坟凄凉下的父亲越来越近的時刻

握别同事，坐在归途中的车上

我却有种不实在的感觉

总觉得有东西落了下来

反复盘点，才发现

我不是把什么东西落在了玉树
而是把心落在了玉树

这离天最近的地方
如画的美景是旅游者的天堂
却不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家儿女们的天堂
我在这看到了转经老阿妈的宁静与安详
也看到姑娘的眼神和蓝天草原一样干净明亮
更看到无数褴褛的衣裳

长达八个月的冷季
四千米以上的海拔高度
只有海平面一半的空气含氧量
疾病横行
收入拮据
人烟稀少

来到这儿，我们都喜欢拍照
美丽的景致可以衬托出我们的美丽与俊朗
当地人木讷的表情使我们的浅薄不那么明显了
他们黑紫的皮肤也使我们欣喜于自己的白皙
可是
我们去了来，来了去
却有谁看到了他们眼里的期待
有谁感受到他们大眼睛看穿你心灵的深邃